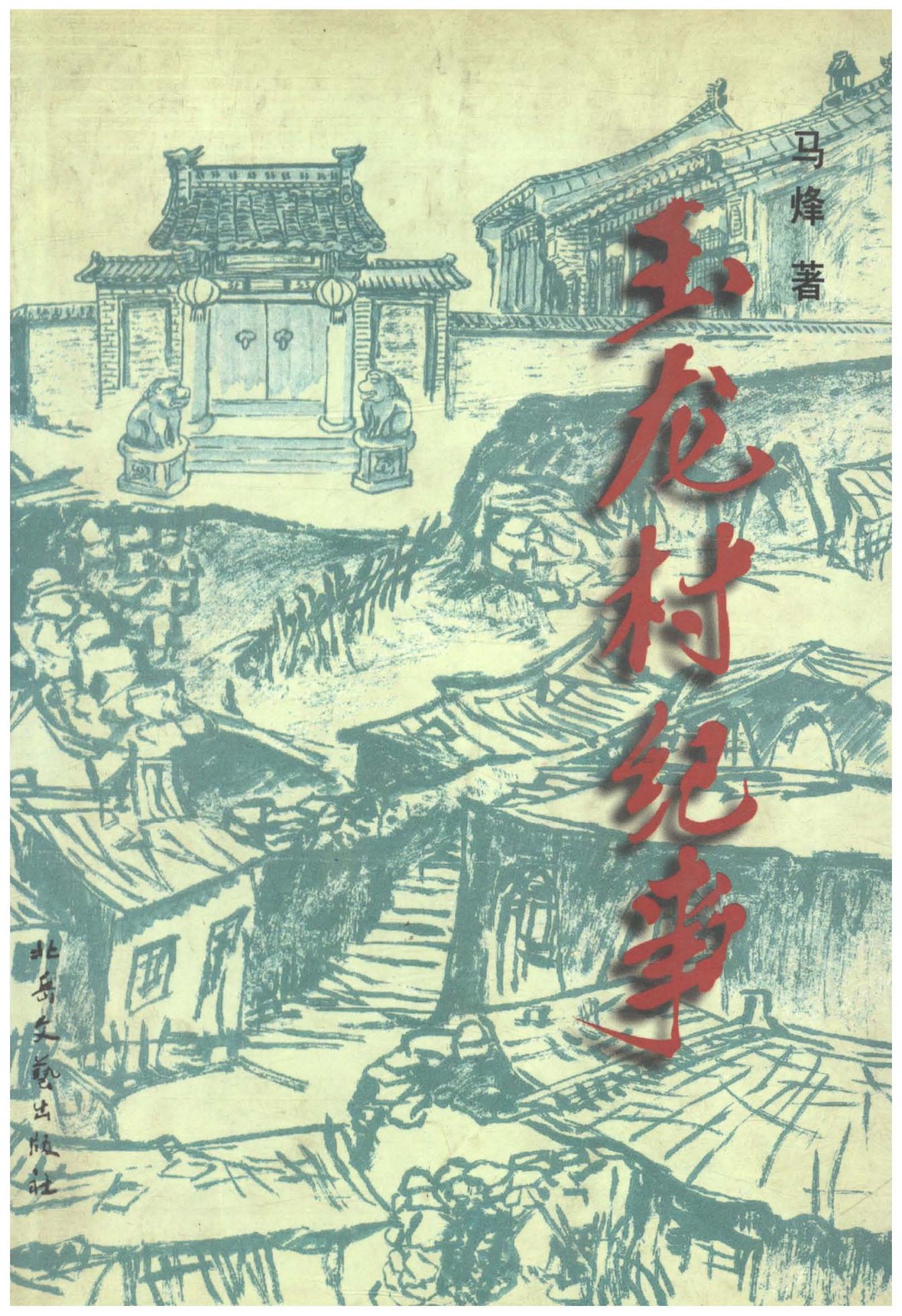


马烽 著

玉龙村纪事

北京文艺出版社





马烽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玉龙村纪事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杨文彬

玉龙村纪事

马 烽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经贸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35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1785-5

I·1741 定价：14.50元

自序

这本集子里,包括了一部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一部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都是近来新完成的。人物是旧的,事情是旧的,题材是旧的,写法也是旧的,可以称之为新写完的“四旧作品”。

我想趁此机会,把这两部作品的写作经过,简单内容向读者介绍一下,以便读者决定是就此打住,还是看下去。

早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我在晋绥边区连续参加了两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始是在老解放区蹲点,后来又到新解放区蹲点,新、老区两村庄土改的全过程我都参加了。再后来就被调到土改工作团团部跑面,也就是到各个新开辟的村庄了解情况,也负责给《晋绥日报》写一些通讯、报道。

土改结束后,我曾写过几篇有关这方面题材的短篇小说,但

都不是正面反映土地改革的。当时曾有过写部长篇的打算，把收集到的一些材料整理了一番，并且还草拟了一份写作提纲。可是还没有动手就泡汤了。原因倒也简单：全国解放以后，我读到的第一部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接着又读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读完这两部巨著，我写长篇的计划就打消了。因为不论东北还是华北，土改的做法，过程大同小异，而我对这些生活的理解并不比别人深刻。另外是自己的文学素养，写作水平都无法与两位老作家相比。要想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自知力不从心。勉强动笔，很可能成为拙劣的模仿之作。倒不如早早收场为好。于是就把写好的提纲扯了。可见当时是下决心不写了。

提纲是扯了，可是有些人物，有些情节却常常在脑海里活动，颇有点挥之不去的意思。这就像是箱子里放了一些布料、布头，不连缀成一件衣服，总有点不甘心。后来我想，不从正面写土地改革的全过程，而从侧面表现那一段生活经历可不可以呢？如果说土地改革是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那么写一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也不见得不可以。好在我对土改前夕，农村里各阶层人物的动态还不算陌生。想来想去，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央文学讲习所里学习、工作期间，没有什么创作任务。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按照自己的这一思路，重新草拟了一份提纲，并且开始写了一些章节。五十年代中期，我离开北京返回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故土。当时热衷深入生活。参加各种农村工作队，后来又在县里担任具体职务。有点空余时间，也用在了写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上。只是偶尔没有什么事可干的时候，陆陆续续写了几章。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部长篇的初稿也没写完。

经过那段史无前例的混乱年头，我所精心保存的一些资料、笔记、日记都已丧失殆尽，这部残稿却保留下来了。大约是因为夹在乱书堆中，没有引起造反派的注意。我虽然把这部失而复得的残稿翻阅了一遍，但因为创作情绪不高，没有心情继续写下去，只好又搁置起来。三中全会以后，创作劲头倒是起来了，但更多时间仍然是投入了深入生活。陆续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另外主要精力是和我的老战友孙谦合伙写了五、六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偶尔也想到过把这个残稿写完，即使写不好，也总应有个了结。可是又想到：反正这是属于历史题材，将来有机会再说吧，拖一拖也没什么要紧。

机会终于来了。近二年由于年老体衰，身体不好，又是高血压，又是肺气肿、哮喘。深入农村生活是不可能了。每天除了看病，吃药之外，只能是看看书，看看报，看看电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有个职业形成的习惯：脑子闲不住，总想写点什么。于是我就把这个残稿翻了出来。精神好一点的时候就写一点，精神差的时候就搁到一边，拖拖拉拉花了好长时间，总算是写完了。接着又从头至尾增、删、修改了两遍，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部作品，从开始写就没有起下个合适的题目。现在看来，写得只是土改前夕一个村庄里的动态，一些人物素描，一些民情风俗，故题名为《玉龙村纪事》。

我自知这个作品水平并不高，也许还存在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总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按照我个人的能力，也只能是这样了。也许有人会说：当今已经不提“阶级斗争”这码事了，现在发表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用处呢？这说的也对。可是那时候却经常提“这码事”。有时候，有些地方阶级斗争还相当激烈，这是历史事实。我想今天的读者，了

解一点过去的情况，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何况一些封建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宗族观念等等，也不是没有了市场。甚至有些地方正在死灰复燃。这也就是我乐意发表这篇旧作的原因。

《袁九斤的故事》倒真正是新写的“四旧”作品。所谓“真正新写的”，是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打算过要写。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提纲、初稿了。改完《玉龙村纪事》之后，觉得往日库存的这些陈谷子、旧高粱，只要碾碾磨磨，似乎也可做成一锅饭。于是就动手了。这篇小说的故事，说简单也很简单，写的是一个普通农村青年，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在地主和地主，地主和小官僚争夺财产的斗争中，被纠缠在中间，受尽了折磨，经历了十多年的牢狱之灾。直到日本投降，解放之后，这才获得了人身自由，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故事虽然略带一点传奇色彩，但并非是我胡编乱造，而是都有生活依据。其中有些情节，是我童年时代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自己辩解，而是生活本身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看似离奇，实则又是符合情理的故事。

这篇作品写的大都是旧社会的旧生活。我想重复前边说过的一句话：“今天的读者，了解一点过去的情况，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

姑且把以上的“坦白交待”，当作序言。

作 者

一九九七年中秋节前夕于太原

玉龙村纪事

自序.....	(1)
---------	-----

玉龙村纪事

一、玉龙村的来历	(3)
二、石狮院的主人	(9)
三、牛冬生的身世.....	(17)
四、张玉龙的战友.....	(24)
五、古坟莹整顿族规.....	(34)
六、蔡文玉攀高结贵.....	(42)
七、度春荒借粮.....	(51)
八、王大有惹气.....	(61)
九、胡踢塌耍赖.....	(68)
十、牛冬生请医.....	(75)
十一、死里逃生创奇迹.....	(85)
十二、土改对象议村政.....	(95)
十三、清查户口遇“花案”	(103)
十四、家丑且当一着棋	(109)
十五、跤场引出爱情篇	(116)
十六、糊涂官司糊涂断	(126)
十七、沉渣泛起水不清	(134)
十八、群丑包围工作员	(145)

目 录

目 录

- 十九、血染文昌庙 (152)
- 二十、走失马丽英 (162)
- 二十一、冯二海进退维谷 (168)
- 二十二、假疯子识破后台 (177)
- 二十三、动真情寡妇提亲 (184)
- 二十四、涂红榜引起混乱 (191)
- 二十五、冯二海的奇遇 (198)
- 二十六、半夜里的枪声 (205)
-
- 尾 声 (213)

袁九斤的故事

- 引 言 (221)
-
- 一、袁九斤这个人 (223)
- 二、村长唐培基 (229)
- 三、十二红和“金銮殿” (233)
- 四、夹皮核桃一家子 (237)
- 五、一条人命案 (243)
- 六、天外飞来的横祸 (246)
- 七、上杀场 (252)
- 八、免强认罪 (256)
- 九、断腿再接 (259)

目
录

十、狱中拜师	(264)
十一、一点亮光	(270)
十二、一份遗嘱	(275)
十三、屋漏偏遭连阴雨	(280)
十四、日本人打来了	(286)
十五、“舅舅”探监	(291)
十六、突兵队进驻监狱	(295)
十七、眼前的人间地狱	(300)
十八、逃出樊笼又回樊笼	(306)
十九、告别监狱	(311)
二十、报仇雪恨各得其所	(316)

玉

龙

村

纪

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的
来
历

一·
玉
龙
村

山西北部，有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名叫玉龙村。村前是混浊的滹沱河，村后是连绵起伏的山岭。山的形势像一张巨大的弓，远远地围着村子绕了半圈，滹沱河正好似弓上的弦一样。玉龙村就座落在弓和弦之间的这一大片平地上。玉龙村河西面是广阔的大平川，那是全县最富足的地区，县城也在平川里。这里距县城只有三十多里路，可是要进趟城真不容易。冬天河水结了冰，来来往往还可以从冰上过。一到开春冰消雪化，过河可就难了。河上既没桥，又没船。搭桥吧，河面太宽，河床又经常移来倒去不固定；行船吧，水又太浅，靠近两岸

玉龙村纪事

的地方还不到一尺深。每逢这个季节，过往的人、牲口只好从冰凉的水里淌。可是河里到处是泥沙旋涡，一步走不对就陷进去了。因此，没有紧要事，谁也不想去受这个罪，冒这个险。至于夏秋之间发了洪水，和平川里的交通干脆就断绝了。俗话说“隔河千里远”，真是一点也不假。按说玉龙村也算平川的一部分，河对面的田平镇就是区公所，相距只有五、六里地，就因为隔了这条河，就变成了个偏僻地方了。

玉龙村村当中有座文昌庙，把村子分成了东西两半个。东半个村子是正南直北，正东直西的十字街，街道两旁的房舍都很整齐。不是黑漆大门高楼房；就是牌坊街门四合院，最不好的住宅也是泥土墙砖根脚的大瓦房，并且墙上都用白灰泥抹的光光溜溜。

西半个村子却大不相同了，房屋很乱杂，说不来有几条街，全数是破破烂烂的泥房草舍，而且各家院子的方向也不正。有的门朝西南，有的门朝东北。也许这家的房角正对那家的大门；也许那家的破院墙紧接着这家的窗户。还有的人家连院墙也没有，就那么孤孤单单两间破房。门前边说是街道吧，又堆着些柴草禾秸，放着些破旧家俱，像是个没院墙的院子；说是院子吧，来来往往人牲口都经这里走，又像是街道。总而言之，西半个村子，就是杂杂乱乱这么一大堆人家。

全玉龙村二百多户人家中，姓冯的是一大族，占了一半。这些人，大部分都住在东半村。其余的人家是杂姓，如果把各家的姓氏抄写下来，差点能当半本《百家姓》念。这些杂姓人家，多半都住在西半村。不过，这只是大概的说法。实际上按门门细数起来，东半村也有一些杂姓，只是和别的杂姓人家不同，不是家里有点房地产地土，就是外边有点生意买卖。而西半村也有姓冯的，但和东半村姓冯的人家也不一样，不是靠租种地过活，就是靠揽

长工打短工养家。

玉龙村以前村名叫冯家堡。老年人们访起古来说，在老老辈子手里，也不叫冯家堡，而叫做牛家庄。相传，在老古老古年间，这里根本是没有人烟的乱石河湾。至后有一户姓牛的人家移来了这里，在河滩筑坝淤地；在山坡上开荒种田。生男育女，分家离户。经过好多年，慢慢才兴旺起来。后来就起了个村名：叫牛家庄。再后来，陆续又移来好些人家，有姓冯的、姓李的、姓张的……。那时候，人家都住在如今的西半村，如今的东半村还是一片空地。这样平平安安过了好几代。

到了大清初年，姓冯的出了个举人，世事就变了。有一年七月间，夜里下了一场雷雨，北山跟底有一片土崖塌了。第二天清早，冯举人的儿子兄弟们说，土崖里塌出一块古碑来。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村人都知道了，男男女女都跑来看希奇。果然见乱土堆中有块石碑，碑上弯弯扭扭刻着一些古体字。大家都不认得，独有冯举人能认出来，他说碑上刻的是：“方园三里内之平地，均属冯氏所有”。因此，姓冯的说这村的平地，原初都是他家的，是别姓人家霸占去了。如今各家都要给冯家缴租子。人们议论：十有八九是预先设好的圈套，可是谁也不敢出面争辩，因为大家都知道冯举人的厉害。后来有一个叫牛大海的串联了一部分人，就和冯家打了官司。从县里打到州里，从州又打到府里。最后官司还是打输了。牛大海还挨了四十大板。牛大海气不过，回到村里之后，一夜工夫把姓冯的家杀了五口子。当时正好举人不在家，算是没挨这一刀。牛大海怕连累别人，第二天用口袋装着五颗人头，跑到县大堂上自首投了案。结果判了个“凌迟处决”，就是人们常说的：千刀万剐。

姓冯的家虽然死了五口人，不过从此以后，全村的平地就都

姓冯了。那时，冯家嫌西半村太乱杂，人性不好，于是就在如今的东半村起房盖舍，重新开了门面。因为冯家有钱有势，又出了举人，便在村里盖了座文昌庙，把村名也改成了冯家堡。从那时起，村子就分成了东西两半个。东半个村子因为房舍好，有钱人多，俗称财神堡；西半个村子因为房舍乱，杂姓多，俗称杂烩堡。其实是连着一个村子。就这样一直相传了好多年代。

以上传说是真是假？无从考查。下边的事倒是有据可查的。

抗日战争期间，这村杂烩堡出了个抗日英雄，名字叫张玉龙，领导着一把子暗民兵和敌人斗争，经常到田平镇敌人据点去活动，摸哨兵，割电线，烧仓库，救民夫……。光他自己亲手打死的敌人，少说也有十来个。当时，张玉龙在这一带很有点名气。伪军汉奸们一听到“张玉龙”三个字，不由得脊背上就冒冷汗。可惜这人没等到抗战胜利就英勇牺牲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秋天的事情。有天夜里，他领着几个暗民兵，渡过漳沱河，偷偷摸进田平镇去解救两个被俘的地方干部。那次，事情本来进行的很顺利，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人救出来了。可是谁知临往外撤的时候，有个民兵走火响了一枪，一下子把敌人惊动了。四面碉堡上立时枪声大作。他们慌忙架上那两个干部就往外跑。刚跑到河边上，敌人的大队人马已经追来了。当时情况十分危急，眼看着敌人一步步逼近，在这里涉水过河显然是来不及了，张玉龙只好让民兵们架着那两个干部沿河北上，另找安全地方渡河。他自己留在原地阻击敌人，以便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他在河边上，坚持了有半个多钟头，子弹手榴弹全打光了，正要跳河泅水逃走，忽然从两侧冲过来四、五个敌人，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立时捆绑起来，押回田平镇敌人“红部”。敌人司令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鬼子，一听说捉来的是张玉龙，当场就让松了绑，连夜大